

知境。卓壘巴師說為無常等。然力種性品說十二分教等正法為第八種或應如是。勝解之理者。謂如實知此諸境已。無所違逆數數思惟。安受眾苦及思擇法俱分八類者。如菩薩地所說而錄。特於思法此說極廣。

修此等時如何行者。謂隨修一能堪忍時。皆令具足六種殊勝。具足六種波羅蜜多。唯除令他安立於忍。是忍施外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者。謂應隨念發菩提心。為行依止而修行者。是欲安立一切有情於漏盡忍所有根本。故須令此漸次增廣。大地諸忍作所願境而勤修習。諸初發業所應學忍善了知已。如理修學。如於所說有所違越。應當精勤而令還出。若修此時捨而不修。恆為非一大罪所染。於餘生中亦極難修。最為殊勝諸菩薩行。若能視為勝道扼要。諸能行者現前修行。未能行者亦能於上淨修意樂。則如妙手問經所說。以少功力及微小苦。而能圓滿忍辱波羅蜜多。

學習精進波羅蜜多分五。_一精進自性。_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。_三精進差別。_四正修行時應如何修。_五此等攝義。今初

緣善所緣勇悍為相。入行論云。「進謂勇於善。」菩薩地說為攝善法及利有情。其心勇悍無有顛倒。及此所起三門動業。

第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者。謂應多思精進勝利不進過患。此若串習精進起故。其勝利者。勸發增上意樂會云。「能除諸苦及冥暗。是能永斷惡趣本諸佛所讚聖精進。此是恆常應依止。此世所有諸工巧。及出世間諸巧業。若發精進非難得智者。誰厭精進力。若有趣佛菩提者。彼見昏睡諸過失。常發精進而安住。我為策彼而說此。」莊嚴經論亦云。「資糧善中進第一。謂依此故。彼後得精進現得勝樂住。及世出世諸成就。精進能得三有財。精進能得善清淨。精進度越薩迦耶。精進得佛妙菩提。」又云。「具進受用無能勝。具進煩惱不能勝。具進厭患不能勝。具進少得不能勝。」菩薩地亦云。「唯有精進是能修證菩薩善法最勝之因。餘則不爾。故諸如來稱讚精進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亦云。「若具無厭大精進。不得不證皆非有。」又云。「非人皆喜饒利。彼能得一切三摩地。晝夜諸時不空度。功德資糧無劣少。獲得諸義過人法。如青蓮華極增長。」過患者海慧請問經云。「有懈怠者。菩提遙遠最極遙遠。諸懈怠者無有布施乃至無慧。諸懈怠者無利他行。」念

住經亦云。「誰有諸煩惱。獨本謂懈怠。若有一懈怠。此無一切法。」若無精進。隨懈怠轉。一切白法悉當虧損。退失一切現時畢竟士夫義利。

精進差別分二。_一正明差別。_二發生精進之方便。初中有三。_一擐甲精進。_二攝善法精進。_三饒益有情精進。今初

菩薩地說。「謂諸菩薩於發精進加行之前。其心勇悍。先應如是擐意樂甲。若為除一有情苦故。以千大劫等一晝夜。集為百千俱胝倍數三無數劫。唯住有情那洛迦中乃能成佛。我亦勇悍為正等覺。非不進趣。發精進已終不懈廢。況時較短其苦極微。如是名為擐甲精進。若有菩薩於此精進。少發勝解。少生淨信。亦名堅固。尚能長養為求無上大菩提故。發起無量精進之因。何況成就如是精進。於求菩提饒益有情。無有少分難行事業。可生怯劣難作之心。」若能修習如是意樂。定能醒覺大乘種性所有堪能。故應修習。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設等生死前後際。成為極長大晝夜。集此為年成長劫。以盡大海水滴量。發一最勝菩提心。須以此相漸集餘。一一資糧悲無厭。無諸懈廢修菩提。自心莫思流轉苦。而擐無量穩固甲。住戒悲性諸勇識。是為最初所應取。」此亦是說擐甲精進。又如無盡慧經所說。「設

從無始生死以來。現在以前為一晝夜。三十晝夜而為一月。於十二月計為一年。經十萬年始發一次菩提之心。見一次佛。如是等一殃伽沙數。始能知一有情心行。以如是理。須知一切有情心行。亦無怯弱而擐誓甲。為無盡甲。」是為無上擐甲精進。總之若能引發少分如此意樂。速能圓滿無邊資糧。淨無量障而成最勝不退轉因。如於長劫能生喜樂。如是亦能速當成佛。若於無邊妙行及於極長時等。全無勇悍。唯樂短時速當成佛。反於成佛極為遙遠。以能障礙諸菩薩眾發最殊勝大志力故。為何義故。如是擐甲發勤精進。其中有二。攝善法精進者。謂為正引發六種波羅蜜多故。修彼加行。饒益有情精進者。謂於十一事。如其所應而發精進。註：饒益有情精進十一件事同饒益有情戒。

第二發生精進之方便者。如前所說。二種資糧。一切白法。由依此故生住增長。故修精進極為重要。此亦唯見寂天菩薩論說。易解便修最圓滿故。當說此宗。

此中分四。一捨離障礙精進。二違緣。三修積順緣護助資糧。四依上二緣發勤精進。由此身心堪能之理。初中分二。明所治品。二修斷彼方便。今初

不入道者略有二類。一雖見能修而不趣入。二怯弱不入。謂我豈能如是修習。雖尚有

餘能不能修未嘗思擇而不趣者。然此是說求解脫者。彼非此說。初中有二。一推延懈怠。謂念後時有暇能修。二雖非如是。然於庸常諸下劣事貪著覆蔽。如入行論云。「說其所治品。懈怠耽惡事。自輕而退屈。」能生懈怠之因者。謂諸懶惰味著微樂。愛睡眠樂。不厭生死。如云。「懶惰受樂味。愛習近睡眠。不厭生死苦。當生諸懈怠。」有釋前二句文。謂明如何生起之相。

修斷彼方便分三。初破除推延懈怠者。略有三種。謂已得之身速當壞滅。命終之後墮諸惡趣。如此人身極難再得。由修此三能除執為有暇懈怠。引發恆覺無暇之心。此三於前下士之時。已廣宣說。二破除貪著惡劣事業者。應觀正法。是能出生現後無邊喜樂之因。無義狂談掉等散亂。是能失壞現前大利。引發當來無義眾苦無依之處。修習對治而正滅除。如云。「棄妙善正法。無邊歡喜因。汝何故反喜。苦因散掉等。」三破除退屈或自輕者。如是破除推延耽惡事已。雖於正法能起勇悍。然非以此便為喜足。應於大乘精勤修學。故應除遣於彼怯弱。謂念如我何能修證。此中分三。於所應得破除退屈。於能得方便破除退屈。於所安住修道處所破除怯弱。

所得佛者。謂是永盡一切過失。畢竟圓滿一切功德。我修一德斷一過失。且極艱難。故我豈能獲如是果。若實發起如此退怯。已捨發心。過患極重。設未實起。亦應從初滅不令起。破除道理者。應作是念。策舉其心。佛薄伽梵定量士夫。是諦語者。是實語者。不虛妄語。不顛倒語。彼尚記說蚊虻等類能證菩提。何況我今生在人中。身報賢善。有智慧力。觀擇取捨。故我若能精進不廢。何故不能證得菩提。如云。「不應自退怯。謂不證菩提。如來諦語者。作此諦實說。所有蚊虻蜂。如是諸蟲蛆。彼發精進力。證無上菩提。況我生人中。能知利非利。不捨菩提行。何不證菩提。」又於往昔過去諸佛及現在佛並未來佛。此等亦非先已成佛。次修諸道。初唯如我。由漸昇進而得成佛及當成佛。由如是思破除怯弱。寶雲經云。「菩薩應念所有如來應正等覺。謂諸已現等覺。今現等覺。當現等覺。此等皆以如是方便。如是修道。如是精進。已現等覺。今現等覺。當現等覺。」乃至說云。「此諸如來亦非皆是成如來已。而現等覺。故我亦當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現等覺。我亦應發共同一切有情精進。普緣一切有情精進。如是如是策勵尋求。」無邊功德讚云。「雖諸已得善逝位。亦曾墮諸極下處。佛墮險時。不自輕。不應自輕。壯亦怯。」生此怯弱是由善知諸佛功德無有邊際。果隨因行。故修

道時。須無量門引發功德。及無量門滅除過失。次觀自身而生怯弱。若謂諸佛無量功德於修行時。僅由專懇修學一分微少功德即能成就。於道生此顛倒了解。則於現在全無所怯。然此非是賢善之相。是於修道之理未獲定解。或雖少有散渙了解。然皆未曾親切修持。總覺容易障覆所致。若至實行雖略顯示道之首尾粗概次第滿分之體。生恐懼云。若須如是誰復能修而捨棄故。霞惹瓦亦云。「未曾實行諸菩薩行。如看射箭總覺甚易全無怯弱。現在之法無完善者。故不致到怯弱自輕之地。若善圓滿恐必多起怯懼自輕。」此言極實。

於能得方便破除怯退者。謂念成佛須捨手足等。我不能爾。如此之苦應須堪忍。即不行修自任運住。流轉生死。亦曾多受研裂刺燒此等大苦。不可說數。然亦未能成辦自利。為求菩提難行之苦。較其前苦尚無一分。然能成辦自他大利。如云。「若謂捨手等。是我所怖畏。是未察輕重。愚故自恐怖。無量俱胝劫。曾多受割截。刺燒及解裂。然未證菩提。我今修菩提。此苦有分齊。為除腹內病。如受割身苦。諸醫以小苦。能治令病癒。故為除眾苦。小苦應堪忍。」又捨身者。初怖畏時。非可即捨。先於布施漸次學習。至於自身全無貪著。大悲心力開發之時。若有大利方可施捨。故正捨時全無難行。如云。「如此治療法。勝醫且不用。以柔和

儀軌治無量大病。導師先令行惠施蔬菜等。習此故而後。自肉漸能施。若時於自身覺如諸菜葉爾時捨肉等。於此有何難。」是故有說波羅蜜乘須捨身命故生逼惱是難作道。今此教典善為破除。謂於發生難行想時不須即捨。如與菜等極易捨時方可捨故。

於所安住修道處所破除怯弱者。謂念成佛須於生死受無量生爾時生死眾苦逼惱。故我不能修如是行。應如是思。菩薩由其已斷諸惡以因遮故。必不能生苦受之果。堅固通達。生死如幻悉無自性。故心無苦。若其身心安樂增盛。雖處生死無厭患義。如云。「斷惡故無苦。善巧故無憂。謂由邪分別罪惡害身心。福令身安樂。智故心亦安。利他處生死。悲者何所厭。」又云。「故遍除疲厭。騎菩提心馬。從樂而趣樂。有智誰退屈。」如是雖延無量時劫。不應怯弱。唯時長久非厭因故。謂苦極重。雖時短促亦生厭離。無苦安樂時。雖久遠無所厭故。寶鬘論云。「重苦雖時短。難忍況久遠。無苦而安樂。無邊時何害。此中身無苦。意苦從何有。唯悲世間苦。由此而久住。故謂佛久遠智者無退屈。為盡過集德。恆勤修資糧。」又念成佛必須圓滿無邊資糧。此極難作故我不能。亦莫怯退。若為利益無邊有情。求證諸佛無邊功德而為發起。住無量劫。欣樂修集無邊資糧而受律儀。則於一切。若睡未睡心散不散。乃

至有此律儀之時。福恆增長量等虛空。故無邊資糧非難圓滿。即前論云。「如一切諸方。地水火風空。無邊如是說。有情亦無邊。菩薩普悲愍。此無邊有情。欲度諸苦厄。安立於佛位。如是堅住者。從正受戒已。隨其眠不眠。及放逸而住。如有情無邊。恆集無邊福。無邊福非難。證無邊德佛。若住無量時。為無量有情。求無量菩提。而修無量善。菩提雖無量。以此四無量資糧。非久遠。如何不得證。」是故若由最極猛利大慈大悲。及菩提心衝動其意。為利有情。願於短時速成佛者。極為希有。然若未近此之方隅。僅由見於極長時劫。須正修學無邊諸行。及多難行。便作是念。誰能如是。故妄說云求速近道。此於願心間接損害。正損行心。令大乘種漸趣劣弱。故於成佛反極遙遠。以與龍猛無著決擇如來密意。最極增長菩提心力所有道理。極相違故。

如是若僅怯弱而住。全無所益。反漸怯劣。故應善知諸能修證菩提方便。策舉其心。則辦諸利如在掌內。如本生論云。「怯弱無益悅匱乏。是故不應徒憂惱。若依能辦利聰叡。雖極難事。亦易脫。故莫恐怖。莫憂惱。如其方便辦所作智者威堅而策舉。辦一切利如在掌。」聖者無著數數說為。「當具二事。一雖善了知於廣大法學習道理。應無怯弱。二於下劣功

德不應喜足。」然現在人若生少分相似功德。或生少分真實功德。便覺已進極大道位。計唯修此便為滿足。若為智者知道扼要。依於教理善為開曉。謂此雖是一分功德。然唯以此全無所至。果能了解意必怯退。是故能於一分功德不執為足。更求上勝。及知須學無邊學處而無怯弱。極為稀少。

第二積集順緣護助資糧分四。_一發勝解力。_二發堅固力。_三發歡喜力。_四暫止息力。 今初

諸論中說。欲為進依。此中勝解即是欲樂。須發此者。如云。「我從昔至今。於法離勝解。感如此困乏。故誰棄法解。佛說一切善。根本為勝解。」勝解如何而起者。如云。「又此之根本。恆修異熟果。」此說修習從黑白業。生愛非愛諸果道理。諸論又說信為欲依。以從二種深忍之信。能引取捨二種欲故。此是思惟諸總業果。及特思惟諸菩薩行所有勝利。及越諸行所有過患諸因果等。如是勝解大乘入大乘門。即是誓除自他一切過失。誓引自他一二功德。然一一過及其習氣究竟清淨。一一功德畢竟圓滿。必須經歷多劫修習。不見我有淨除過失。引發功德一分精進。我實徒耗有暇之身。如是思惟自行策發。如云。「我應除自他無量諸過失。然盡一一過。須經諸劫海。未見我有此。斷過精進分墮無量苦處。我心何不裂。

我應勤引發。自他眾功德。然修一一德。須歷經劫海。我終未能起。修此德一分。我將難得身空棄寶奇哉。」

堅固力者。謂於何事發起精進。即於彼事究竟不退。此初不應率爾而行。當善觀察。見其能辦次乃進趣。若不能者則莫趣入。與其既行中間廢捨。莫若最初不趣為勝。其因相者。以於中間棄捨誓願。若成串習。由此等流。則餘生中亦棄所受學處等故。於現法中增長眾惡於餘生中增長苦果。又因先思作此事故。未修餘善。退捨先作其果下劣。即此一事亦未究竟。故其所作終無圓滿。總之誓作何事。其事未成亦障餘事。由其等流。令其誓願所受律儀。亦不堅固。如云。「先應觀加行。應作不應作。未作為第一。作為後不應退。餘生亦成習。當增諸惡苦障。餘及果劣。此亦未能辦。」是故願令誓願究竟。應修三慢。如云。「於業惑功能。三事應我慢。」其業慢者。謂自修道全不賴他為作助伴。唯應自修。如云。「謂我應自為。此即事業慢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解脫唯依於自修。非他於此能助伴。」此是念其我當自修。不希望他與慢相似。假名為慢。功能慢者。謂諸眾生隨煩惱轉。尚不能辦自己利義。況能利他。念我能引自他利義而勤修行。如云。「此世隨惑轉。無能引自利眾生。非如我。故我應修此。」

又此諸人於下劣業且勤不捨。我今此業能引妙果何故不為。作是思已而正修習。如云。「餘尚勤劣業。我如何閒住。」然修此二非輕蔑他而自嬌慢。謂應觀為可悲愍相無慢雜糅。如云。「非以慢修此。自無慢為勝。」由念我能餘則不能。與慢相似假名為慢。煩惱慢者。謂一切種輕毀煩惱。我當勝此。終不使此有勝於我。為欲摧伏諸所治品令心勇悍令心堅穩。如云。「我當勝一切。不使誰勝我。諸佛獅子兒。應住此我慢。」若不如是而退弱者。障品雖小亦能為害。如云。「若遇死毒蛇。烏亦如鵬鳥。若我太軟弱。小罪亦為損。怯劣棄功用。豈能脫匱乏。」霞惹瓦云。「棄法之樂。較往昔樂全無過上。於現法中若棄正法。應思當來所受諸苦無有邊際。若自不能勤加功用。煩惱亦必不覺悲愍。對治不說汝不能修。我自圓滿。諸佛菩薩亦不能救。」若能生起如前我慢。障品雖大不能為障。是故應須發起慢心。如云。「若起慢功用。障大亦難勝。故心應堅固。摧伏諸罪惡。」若不爾者。修行之人為罪所勝。猶願戰勝三界煩惱。實為智者所恥之處。如云。「我為罪所勝。勝三界可笑。」此由輕毀諸煩惱故。欲為摧伏。故假名為煩惱我慢。諸作釋者雖有異說。然覺此說與論相符。如是應斷希望於他。當擐誓甲。願我自作。此復覺其非餘所能。唯我始能自負其任。如是見已。正修之時。

令心堅固。唯應向外摧伏煩惱。不令煩惱向內摧伏。更思中途棄捨誓願所有過失。善思擇已。隨所作事。一切誓願悉願究竟。乃至未獲堅穩以來淨修其心。

發歡喜力者。如是由其猛利欲樂勝解之力。精進未生能令生起。又令已生不退之因。謂由成就堅固之力或我慢力。最初入時歡喜而入。已趣入時。於其事業不欲斷絕無飽意樂者。即歡喜力。故應引發。應發何等無飽之理。如云。「此於所作業。如欲遊戲樂。應著其事業。喜此業無飽。」謂應勵力發起喜心。如同小兒遊戲之業。無飽足心。又如樂果無所飽滿。其因之業亦應無飽。如諸俗人於安樂果能不能得。尚有猶豫且策勵轉。況行此業決定能生安樂之果。如云。「成樂否無定。尚為樂作業。若業定感樂。不修云何樂。」又以此理亦不應飽足。如云。「諸欲如刀蜜。尚且無飽足。況福感樂果。寂靜何故飽。」如鋒刀蜜雖亦略有甜味可嘗。但若舐之必能割舌。可愛欲塵雖與現前少分安樂。然生現後極大痛苦。其受用者尚無飽足。況諸資糧能與無罪現前久遠無邊安樂。何應飽足。如是思已。應當發生無飽意樂。故為圓滿所修善業。乃至未生如日中時。日熾諸象趣向可意蓮池之心。應善修習。如云。「為圓滿業故。如日中熾象遇池而入池。亦應趣其業。」

暫止息力者。發勤精進身心疲勞須暫止息。若不爾者則極厭離能障後時發精進故。
休息無間仍發精進。前事究竟不應以此便為喜足。應於上勝更發精進。如云。「若時力衰
乏。為後故暫捨。為趣後後故善竟即應捨。」此後所說極為重要。若以前德而為喜足。則能
障礙修證眾多勝功德故。此又顯示發精進規。謂應俱斷。太為熾然功用過猛及太散緩。當
恆相續如瀑流水。吉祥敬母云。「修殊勝德時。尊曾無急緩。故尊諸勝德。前後無差別。」博
朵瓦亦云。「如席摩主巴之逐盜者無益。應如絳巴之逐盜者。初先預備。次乃至未及盜處
而追。如是緩追。又須耐久。譬若全不停息。速猛而進。走至極乏。坐不能起。等同未進。」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二終